

韓非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四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

補據

一賞罰其則禁令不行

故曰其也

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既善馭馬

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盧文弼曰注渴誤得先慎曰趙本渴作竭亦誤

子罕爲出彘

罕行罰一國畏

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

田恆爲圃池

擅行賞人歸之因弑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

故宋君簡

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王造誠能御車使其操轡

則不選田成信善琴令其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

法曲則亂

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

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裁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據增今本仁下作不仁誤

爵祿生於功

功立則

誅罰生於罪

罪著則

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君

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乃

盡死力故非忠君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警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

二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

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

受魚則失魚故不受。盧文弨曰注一本爲誤作達脫故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

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盧文弨曰上張本作士顧廣圻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非齊潘壽言禹是一

橫說一豎說兩事比勸語極明顯張榜本亦誤作士而居者不

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敗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

所覺悟先慎曰拾補悟作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其車同族者其家恐其因同而
瘖已泥君權可借臣乎。顧廣圻曰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諱

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塞明主之

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
言者。王先謙曰注王下奪觀字先慎曰趙本注平陽君之

日自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
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先慎曰注衛侯張
榜本趙本並作君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

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

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
民治矣說在搖

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
則國治也。先慎曰注萬本當作萬葉

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
此二十二字舊注誤入正文故所遇術

者如造父之遇驚馬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

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

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

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

是以說在

顧廣圻曰是

以說在例不複出此當衍其一也

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

閔王李兒用趙餓主父也

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

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

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

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

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

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

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

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

泣也

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

刪本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

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

擅轡策之制也

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違也

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

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

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

疑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

期爲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

先慎曰此下當更有擇欲於馬者五字

擅芻水

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願廣圻曰馬當作駕

非芻水之利

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

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

里其故也

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筆革冲冲傳革轡首也革即筆革亦即勒也

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

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

然而田連鼓上成

竅據下

先慎曰各本據作據拾補引孫貽穀云文選琴賦注引作據願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據先慎按說文歷一

指按也而不能成曲亦其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願廣今據改

據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

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慎曰依上文琴上當

脫鼓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其勢以成功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拾補有盧文弨

云脫今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駕依補

園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于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

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先慎曰乾道本無彘字願王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先慎曰與當作子說文與黨與也子推子也義別下文作子

二柄篇亦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

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

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盧文弨曰注用威懼馬馬譌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諡此作成恆複。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子人間訓同並誤。簡公以齊民

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圃池也。盧

文弨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

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

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

見池駢而走。先慎曰說文駢馬突也字亦作駢。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

其眾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

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願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

爲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文謂察馬之毛與吻文也漢書王褒傳傷吻斂策而不進於行說文吻口邊也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且發矣驅而前之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

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寶中

先慎曰逸當作突

寶溝寶也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騁而走轡不能止也

先慎曰乾道

本止作正盧文弨云

正秦本作止今據改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

之所好也

四百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君自行

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

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

先慎曰御覽

引殺作死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

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

先慎曰常拾補作恆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趙本池作地

讓令王良造父共車

先慎曰趙本令上衍今字

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闔駕

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慎曰人當作出令田連成竅其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

先慎曰下文無家字

公孫述

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

之王曰訾之人二甲

訾毀也罰之也。先慎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字而用兩義以申其

說矣。案訾之人二甲者謂量其人二甲也。國語齋語訾相其質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卽其義。夫非令而擅禱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

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

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

愈殺牛塞禱。

先慎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

郎中閻過

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
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閭遏公孫衍說見王
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
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
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也。屯亦罰
也。先
慎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屯
亦邨也一邨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閭遏公孫衍媿不
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閭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
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
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
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

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慎按俞說是改從藏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

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又誤者爲著耳注謂草木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慎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

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

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

先慎曰乾道本果

作草拾補作果盧文弨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慎按作果者是也下文

蔬蔬棗栗。蔬草屬棗栗果屬。故此婚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棄棗蔬而治。卽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是注所見之本尚不誤。願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使民有功與無功

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夫生而下無互字。據藝文類聚改。

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先慎曰白孔六帖卷九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棗

粟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爲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

欲利而身先利而

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

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

教其子

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

先慎曰各本無曰字。據御覽

補引

公儀休相魯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二百八十

九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注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

盡爭買魚而獻之

。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

公儀子不受其弟諫

。先慎曰

韓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

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

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

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

。盧文弨曰自給二字張本無

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慎曰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我二字蓋本書一本作自給一本作致我較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遂致兩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爲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

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

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

先慎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管字今據補

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

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

王謂曰之字衍戰國策無

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

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

曰何也曰其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

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

之潘壽謂燕王曰

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厓毛甘陵縣本名厓索隱云春秋後

語亦作厓毛壽又引此

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

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子之名

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

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先慎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

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闕者

先慎曰拾補闕作隱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闕顧廣圻云今本闕作隱

燕使人聘

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

先慎曰問何以如

益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

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

一人在朝廷者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爲作璽誤按爲下當有吏字先慎曰顧說非爲字下屬讀于媿反

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

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

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

徒也

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娟拾補作羽翼盧文弨云張本作淺娟顧廣圻云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

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今巖穴之士徒皆私

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襦之資在子之也

先慎曰乾道本襦作號顧廣圻云號藏

本作號今本作襦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襦是也說文襦奪衣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侯果云襦解也襦字從衣旁乾道本譌作号旁藏本又譌爲足旁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

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

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

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

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更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

字盧文弼云舊不重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先慎曰據經服衣也

不與

同族者共家。

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居字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

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

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

人主不可佯愛人一

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

先慎曰佯愛人佯憎人皆當

重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

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轍之

轍而虎。先慎曰乾道觀之虎。本無之虎二字。

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觀之趙無注文顧廣圻云觀之二字此舊注誤入正文先慎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轍下

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

盼然環其眼

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渭曰盼當作盼先慎曰事類賦二十

三引盼作盼亦非說文盼恨視貌盼眇二字形與眇近而誤

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

陽君之目可惡過此

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書注云平陽君王弟也今本脫

見此未有害

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

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

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

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名辟疆未

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慎曰諸侯辟疆諸侯燬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衙

四搖木者一一撮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

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

一撮萬目而後得一一撮萬目而後得。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撮萬目而後得八

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

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

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

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慎曰舊。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

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昇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趙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雷

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
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 馬驚而不

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先慎曰父請造父助我推車
下衍子字

廣圻曰推車 造父因收器轅而寄載之○先慎曰轅而二字倒 援其子之

乘乃始檢轡持筴末之用也而馬轡驚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慎曰

驚字不誤 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

行也令使身佚○先慎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身使作使身今據乙 且寄載有

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

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慎曰拾補雖下有使字盧文弼云張本有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盧文弼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槩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

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齋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顧廣圻曰下文無斗參

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押通說文木部檢押也參升二字疑衍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顧廣圻曰罷食不絕後字當衍

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

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

○孫詒讓曰升石當依上作斗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

王自聽

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

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

○先慎曰拾補至作致慮

文弢云張本作至願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

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

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

○先慎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

吏言重簡主曰

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先慎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

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

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未及反

先慎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

十一引亦有今據補

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

先慎按御覽引亦重管仲二字今據補

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

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

先慎曰乾道本諭作論據御

覽引下令於民曰

盧文弨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日作也誤先慎曰御覽引亦作曰丈

夫二十而室

先慎曰御覽引二十作三十

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

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

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

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言雕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

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乃洗類水鄭讀洗爲翟詩大東篇挑挑公子韓詩挑作耀爾雅釋魚釜小者挑眾家本挑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卽翟之假字而訓爲雕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桃拾補作鈎飾在前約鈎桃盧文弼以挑字爲譌非也挑桃並翟之假借鈎飾在前使奮也錯鍛在後鍛鉞也以金飾之。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一引鍛作綴馬欲進則鈎飾禁之

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

立而不知所由

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慎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處急世注即字趙

本作

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

乘馬有翟

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鍍。

先慎曰乾道本脫下有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則

下有自字依上

進則引之。

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顯廣

刪先慎按願說是筴字不當有今據張

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

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而泣。

先慎曰

乾道本無而字拾補有盧

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

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

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

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四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五

長沙王先慎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先慎曰乾道本下行有難二第三

十八六字願廣圻云子目衍當刪今依願校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

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禮繁稱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

學禮故曰不厭忠信

戰陣之閒不厭詐僞

非誦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

君其詐之而

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

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

苟且

取多獸後必無獸

先

慎曰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願廣圻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慎按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作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

因詐

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文公曰善辭雍季以

日乾道本注爲作僞無作言據趙本改。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答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歸

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

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願廣折曰君當作若夫舅犯

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

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

對也。先慎曰乾道本下因字作問願廣折云藏本同今本問

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爲一句先慎按願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

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

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眾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

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

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

拂今日之死不及

顧廣圻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慎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殺死猶恐不暇

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本作拂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

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

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

先慎曰詐於當作於詐

世之利也

先慎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盧文弨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字張本作也今據刪改

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

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

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

圻云今本請作謂先慎按作謂是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

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

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

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弼云此二句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

據仲尼不知善賞也

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

相謙故正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

作暮年而耕者讓畔

河濱之漁者爭坻

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

舜往漁焉暮年而讓

長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而下有漁者二字

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苦窳惡也

舜往陶焉暮

年而器牢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器下有以字

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

非大

人之事。先慎曰趙本無注盧文弼曰張本有

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

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顧說是上文耕漁陶

三項此不當牽合其一躬藉處苦即下文以身爲苦而後化民之義

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

聖堯奈何

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先慎曰乾道本容作三改從趙本

聖人明察在

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

。王渭曰舜今當作令

舜又

何德而化

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盧文弨曰而張本作之

舜之救敗也則

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

。先慎曰

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按依難勢篇此無吾字先慎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與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爲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又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又譽其矛曰吾矛之

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替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

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一句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

已所止者寡矣

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者字盧文弼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顧廣

圻云以已當作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以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誤移於上而盧顧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賞罰使天

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

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

先慎曰言使

民從已之令也

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

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按此當

作矯外儲說右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
篇云榜槩矯直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

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

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

○先慎曰

乾道本無味君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主下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君二字今依今本增十過篇作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說見十過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先慎曰乾道本情上有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慎曰乾道

本開上有間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間字先慎按聞卽開字之誤而衍今據刪

齊衛之間不容數日

行棄其母久宦不歸

先慎曰趙本宦作官

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

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

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

久蓋虛不長是其證 願君去此三子者也

管仲卒死曰卒字

衍

而桓公弗行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弼云張本有今據補

及桓公死蟲出尸不

葬

願廣圻曰尸當作戶下同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

先慎曰度謂法度也 所

以去豎刁易牙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去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

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即承此而言明此脫去字今據補

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

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

盡死力亦不愛身也 管仲

將弗用也

盧文弼曰弗張本作不

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

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有盧文弼云欲字脫今據補

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

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

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

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

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

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願廣圻云今本與下

有君市二字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

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

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曰數

字疑衍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即謂此度也數字淺人所增使去豎刁先慎曰句一豎刁

又至先慎曰句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口不葬

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

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

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

尊貴而進論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舅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

論字之義

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

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

可賞可罰

顧廣圻曰弊讀爲蔽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

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

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

高赫爲賞首

顧廣圻曰赫他書作赦先慎曰淮南汜論人開訓說苑復恩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

秋孝行覽作赦案赦卽赫聲近而譌當依此張孟談曰晉陽之

訂正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

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

稷殆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

顧說

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

泥

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據仲尼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

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王
謂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紉已辨其妄者也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

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

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尙誰與

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龜

先慎曰乾道本作竈生龜拾補

曰作穴盧文弨云穴藏本作曰龜藏本作龜顧廣圻云今本曰作穴龜作龜按此當依趙策作曰龜生龜說苑權謀篇同太元

經窮上九亦云曰龜生龜蓋本於彼也先慎按龜與龜曰與曰並形近而誤據盧顧校改

而民無反心是君

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

臣是襄子失罰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云蘇本今本子下有失字今據補

爲人臣者

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

臣有不驕

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作不據趙本改

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

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

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

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

曠曰啞

歎息之聲

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

○盧文弨曰除當作涂淮南齊

俗訓作欲塗

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

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疑此下脫文。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

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

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

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慎曰：待當作去。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義字衍。

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

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圻曰：夫爲人臣者至此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慎

曰：顧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爲人臣者至此人臣之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

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臣行大

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慎曰：趙本

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明。下同。馮云：行宜作明。使人主過於聽而不

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

不可謂兩明。顧廣圻曰：此爲兩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爲作謂誤。先慎曰：顧說非

爲謂同字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

先慎曰：乾道本虜上無爲字。顧廣圻云：以中國爲亂句絕下句。同兩于字當作干。藏本今本虜上有爲字。先慎按有爲字是今據補道由也。道爲虜于穆公由爲虜于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爲宰于湯，百里奚自

爲虜于穆公帥也。是其證于卽干之誤。

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

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

廣圻

曰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

而小臣不行見

先慎曰行當作得

小臣之忘民也

先

慎曰小上當脫是字

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

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

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

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

刑

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先慎曰乾道本脫宜刑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論今據

增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

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

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筭之役

晉代齊也靡筭山名先慎曰注代當作伐

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

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

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

不可救

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

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

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

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先慎曰則下脫不可二字耳顧刪則字亦非乾道本徇作殉據張榜本改注

勸之以徇

是重不辜也

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

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

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

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

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

夫郤子曰以徇

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

徇既不幸益得一謗

是子言分謗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作是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慎曰俞說是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

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此助爲虐更益謗也

且民之望於上也

甚矣韓子弗得

不得斬謂不幸也

且望郤子之得之也

望郤子正韓子之過

今郤

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

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慎曰一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故

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

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

下使民望絕於上

先慎曰望絕當依上文作絕望

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

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

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

先慎曰外儲說左下貴作尊

然而臣貧公

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

父霄略曰

願廣圻曰未詳

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

王潤曰國當作貴

故請

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

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

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

不緣桓公是無君也

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

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

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

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

都丞宦官之卑者也先慎曰注宦字趙本無盧文弨云脫

之

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

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

故行之

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誦乎民萌今
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
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魏

兩用樓翟而亡西河

樓緩翟璜也。顧廣圻曰樓翟樓鼻翟強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慎曰說林上樓

翟作犀首張儀

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

昭景楚之二姓

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

必將爭事而外市

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

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

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

死乎東廟

先慎曰乾道本身作手盧文昭云手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下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身死即指湣王而言

言明手爲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

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

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

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

先慎曰乾道本重爭字

盧交弢云凌本不重今據刪

一則專制而劫弑

顧廣圻曰一下當有用字

今畱無術以

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

食之患是樛畱未有善以知言也

先慎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

先慎曰且當作臣

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

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

對曰踴貴而履賤

先慎曰踴即踴之俗字

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

造

亡老反。顧廣圻曰造讀爲楚

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

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

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北。顧廣圻曰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卽治亂之刑如恐

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

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

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

也。盧文弨曰非字意林無先慎曰意林脫非字御覽四百九十七六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

公胡不雪之以政。先慎曰乾道本胡下有其字據御覽事類賦引刪意林亦無其字公曰善。先

慎曰乾道本善上有胡其二字張榜本無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困賜

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平公平胡不復遺

其冠乎

先慎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乎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據張趙本提行

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

之恥於君子矣

先慎曰小人以遺冠爲恥君子以遺義爲恥

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

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

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

盧文弨曰非字衍顧廣

圻曰行當作遺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爲遺之誤而刪之也

是雖雪遺冠之恥

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

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

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

遺冠得賜常望遺冠

不誅過則

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

先慎曰各本孟作孟豐作鄆王引之云孟爲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

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邢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邢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邢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个本作堯誤鄧他書又作豐先慎按孟爲孟之誤堯爲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克莒舉豐今據改 三舉事而

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

之刑

先慎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洛西之地而

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刪

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

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

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

力也君之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君之力也四字盧文弨云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

君之力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詩為邪新序四作乎先慎案張榜本有君之力也四字今據補御覽六百二十引作

君之力臣之力

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竇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

女工翦削彌縫

隰朋善純緣

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顧廣圻曰新序二人事互易

衣成君舉而

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

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

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

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

弨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
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
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
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先慎曰拾補干作孟盧
文昭云藏本張本同或改
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同按此未詳俞樾云干即虞也
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
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
生葛緜高誘注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
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
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
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
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北上有吳城周
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即
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蹇叔處干即處虞也先慎按
俞說是今本作于形近而誤或作處秦而秦霸。先慎曰乾道
本脫處字顧廣
圻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

臣也。

盧文弨曰與或改而顧廣圻曰臣當作君

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

宮中二市婦閭也。

里門二百。先慎曰周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

被髮而御婦人

得管仲爲五百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口不葬。

先慎曰

尸當作戶

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

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

先慎曰乾道本忘作亡盧文弨云

亡張本作忘顧廣圻云藏本作忘是也今據改

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

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

盧文弨云得字脫一本有今據補

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

先慎曰乾道本文

公下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下有以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

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

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有司三請皆曰告仲

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

優非優樂者名

桓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

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

公。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爲虜

以干穆公也難一篇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

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

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逆作道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慎按作逆是顧說非改從藏本今本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

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

先

慎曰乾道本脫以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以字今據補廣圻曰下以字當衍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願廣圻云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

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遠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

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願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先慎曰張榜本有難字旁注云難作官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

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

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張榜曰當云

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弨曰未字衍先慎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若使管仲大

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湯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

下文當重今據補 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

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

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

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旦下有亦字誤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

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先慎曰下之字張榜本無已得仲父之後

桓公奚遽易哉。先慎曰趙本遽作處誤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

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先慎曰雖當爲唯之誤惟唯古通

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
 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欺已因謂豎刁易牙亦不欺已遂以任
 管仲者任二人則桓公不知欺與不欺亦明矣唯誤作雖遂不可讀
 刁易牙。王先謙曰今字無義疑令之譌。蟲流出尸而不葬。先慎曰尸當作
 盧文弨云而字衍顧廣圻云今本作作不誤按當作後。桓公不
 先慎按作不字是上文盡流出尸不葬即其證今據改。桓公不
 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
 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

於義謂之寃言苟且也。顧廣圻曰語言辨句絕說讀為悅孫

外備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通聽合作聽魏都賦注引

李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故送案蒲

阪圖據劉逵引李克書校正此文到瑯調纜以百六李克刺使
 映說誰賦文叔縣雜雜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
 彌惟寃言膠言義兩通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
 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寃杜注云寃細不滿潮詁辭

雕義益寃本爲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寃寃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爲實下文寃貨者虛貨不可恃以爲富也舊注釋爲苟且蓋讀爲佻愉字於義未切先慎曰聽字不誤選注作聽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無山林澤

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

矣。先慎曰乾道本子作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

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

則辨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

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

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寃貨也

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

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

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

務不以私欲害人事

先慎曰乾道本私上有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案私和二字形近

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

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

織紵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

盧文弨曰張本功作工

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

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言也

先

慎曰乾道本言作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善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

先慎曰郭郭同義郭當作附呂氏春秋責直篇作附郭高注附郭近郭也郭附聲

近而

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

簡子以犀爲楯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先慎曰乾

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責直篇作犀蔽屏

櫓所下脫不字注晉字疑作楯又臥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今依

拾補增不字犀堅也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

先慎曰張榜

本烏

作鳴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

先慎曰僞子華子去趙篇趙簡子有燭過小人之語免

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

但者不能用之耳。先慎曰乾

道本脫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先慎案有士字

是今據補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弊之有今呂書

亦脫

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

先慎曰呂氏春秋作兼國十九

服國三十

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没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

玉女。

先慎曰張榜本玉誤王

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

先慎曰呂氏春秋作秦人藝我遜去絳

七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受之。

先慎曰乾道本受作授顯廣圻云授當作受先慎

按張榜本作

圍衛取鄆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鄆作曹

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

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

先慎曰乾道本能有士字顧廣

折曰藏本今本無士字先慎按呂氏春秋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

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

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

霸未見所以用人也

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

簡子未可以速去

楯櫓也

先慎曰乾道本楯作脅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脅作楯先慎按上云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此即承上

而云作楯字是今據改

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

孝子所以輕犯矢石

而教者謂親愛謂曰所下當有以字

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

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

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尙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

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本百族之子下有愛字誤先慎曰張榜本若作有乾道本注一作益據趙本改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

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

上常有夫字。顧廣圻曰人

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

按矢當作夫先慎曰此趙本作北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

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

先慎曰乾道本一作失拾補行作一盧文弨云失字譌今依改

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今本有用字今據補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五終